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
失於寬寧失於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
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
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
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
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寧若嗃此爻如對
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有禮
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
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

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
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
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
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
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鮪曰然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
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必无
不至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
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
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
於治家之道无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
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
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
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
外相愛而无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
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戒

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其聽然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治政者雖千

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為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能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

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
吉處睽者其可易邪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
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
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以應乎剛明之臣
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
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
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
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
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
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
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睽止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
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
之事本未嘗異睽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
看伊川云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
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
貫之正合睽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
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子

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睽之義然象言天地睽而其亨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睽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有一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睽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為比夫處睽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睽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它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避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

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
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寔見之故黨錮之禍寔獨
得免蓋寔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
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為甚易委曲宛轉
而不失正道為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
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
為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
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
引其君於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

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
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
之才為之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眾弱不
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
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
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已、又以人力敵
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
有難終實无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
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一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初為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焉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孚感何以能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間則雖居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為漢相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為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難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時合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為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

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苟不知厥宗之義必至誅信而諫君將以為謫已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

視之皆為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為寇終以為婚雖上九之剛戾暴狠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狠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歊蒸鬱之遇雨曾中頓然融釋蕩滌无一或存知此理則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終身之蒙蔽可以一語通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睽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汨：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

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為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為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為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象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

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者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脩德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日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為戒以知難而退為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為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為水震為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

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
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
此也无所往者當天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
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
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
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
然豈皆无所作為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
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
當不終朝而為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
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
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
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
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
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
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
治天下和緩安靖不須躁急但迫欲民服我民心
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无所它往自然歸我矣
其者指人之辭大為規摹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
規模之內已无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
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

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為然哉
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
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
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
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
无所為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尚能免於險
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
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
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

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
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
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
之時有所當為者必夙為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
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
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
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
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
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

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者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事看殊不知仁而无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但知赦過為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慝得以倖免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初六无咎易之爻最簡者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

初上與九四為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无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臣俱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為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厚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矣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復用二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為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至於

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原件短缺

P46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為損益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為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為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于上人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謂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脉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如上之於下若征斂哀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

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
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
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一象若甚易
知然推到精密雖為聖為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
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政治刻削之義窒
者閉塞止遏之義盖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
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
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
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
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无停待有過便改

毫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盖覆
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
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善遷過改皆用力
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之為卦上受其益
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
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
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
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其辭煩簡不同者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

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于帝，吉也。益九五有享，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享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

不知勿問之理也。

夫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即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為事不可盡止而不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象剛長乃終也夫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為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戒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必長其惡莫不皆甚壯也

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必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畝畝觀山野則知

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
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
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
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
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
其所以有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戒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
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

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於大所謂順道
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支皆虛无所阻礙夫
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
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于不
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
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於正道至誠无息則所過

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无所係累此亦所謂
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言
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
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
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
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
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
志為易又豈暇思其所以遂哉惟困窮之時所為
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正君子
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
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
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
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
象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
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
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

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
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
有以應乎人此則元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
則元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
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
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
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
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
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
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
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
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
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
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
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
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
言之者如萃之治曆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元之
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
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

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
說必入於淫邪思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
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
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
意氣相浹洽如雨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
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
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
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
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
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故自驗為學之
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
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
外

交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
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

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
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二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而
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

易者若有意要平易復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白為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
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
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
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豪
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
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為
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
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意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
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
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
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
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
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

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一事耳再三諄複序謂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瘡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吁

風化中免置之人雖皆可為公侯之用然觀其極
之丁：施于中達施于中林雍容閑暇但知己之
為免置而不自知其才之可以為公侯之用則文
王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
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
可求而欲念數起也宰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之
治水若驟過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
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
思是不禁欲之起也
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
方思是速禮之復也 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

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詩
其室欲之火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
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栢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
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高
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
鑿不可以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
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
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同

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
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
也淺言之且怒况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
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
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
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但微小常
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
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
人不忍棄去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已深得其意傷已者非但悲傷

而已又自反其已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
女所治則上僭亦已之所致締結所以來風則上
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
意但事、皆引咎於已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
也行道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
自言我被棄逐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中心
有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
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止如兄如
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

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淫以渭濁止不我屑以
既看得淫水濁愈見得渭水湜、然清潔可喜此
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止以我御
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
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
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
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
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
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

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隣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採助如此辛苦皆是為汝乃忍棄我乎

旄丘 狐裘蒙戎止褻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以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

摧謫它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爾退情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為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掩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耻如此何

為載之於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則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為可鄙可耻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

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邪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為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蟲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蟲若

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蟲為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
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為甚急夫
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氏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
能體人之情為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
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
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
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然在野與王黍離
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
能極力救之大氏邈然不以宗國為念者固不足
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

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

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以况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其枝葉之茂盛
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
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
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
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
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
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

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僖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見其容貌威儀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武公之德為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替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言不可忘思不若任其思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諼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者合

之反也小人甘以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柏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氏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合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瞶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瞶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寔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復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運轉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為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

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為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公成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罄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

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偽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况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

乎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

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為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氏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閑、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它水少而地狹也閑、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

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已復禮使天下
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
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它處甚好我將去之
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
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
號言它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
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
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

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后
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
自視以為輕姑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
之名器姑存之以為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
為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慄
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
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
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
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

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况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是廣大按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泳然以澗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朝生莫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橐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

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鳥凡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

凡胸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
孟郊詩日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
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鵠羽二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
與怨之異者無它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
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明
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
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是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
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宿爾邊

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
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
釋詩皆以人為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
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爾
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大氏為家之
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
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為至德也紂何人
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
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

為天子欲為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
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
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
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
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才不

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

方叔涖止

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出師也此言

方叔率止乘其

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魚服、鉤膺、鞞、革、止

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采芑止

有瑒、蕙、珩

駘彼飛隼

當征伐故喻人

其飛戾天

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言其實也方

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

進振旅闐、

退整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止蠻荆來

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蠻狁之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荆南也蠻狁北也

庭燎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

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

事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

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不是喜亂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

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
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
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
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
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
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
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任勿罔君子
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

躬親為治勿為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
弗任仕它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
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

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
醜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

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它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
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
痛掃除如何草亂為治今家文所以教幽王畜養
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

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
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
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哀、憂之哀我小心
癡憂以瘁詩人以為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
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
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
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
此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
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
覆包函它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
所蔽惑所以如此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
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
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踏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
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為
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却狹如無容身
措足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
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
池沼中自以為樂不知已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

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大小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為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為僥幸矣大氏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曾我誓御慘 日瘁小臣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為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

母僭始既涵潛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為地君

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

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

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 敬

也言非能止於恭敬但為王之病耳奕 寢廟至

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况讒言易辨

乎荏染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

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

哉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為
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為惡者有
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
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
秋冬夏而已。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
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然終
歸於海。盡瘁以事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

當治。但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鶉匪鳶。至
潛逃于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
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却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
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
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子我事。孔庶平時則小
人專其利。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
不能只有。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
其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苑柳 天叙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
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倦之心有加無已如此
詩皆倦、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
薄末章則厭弃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人情
雖不忍輕弃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
則人情厭弃矣

角弓 辭、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
角弓之為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
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
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
仰萬物之動非無不成在泰和之中如維樞維鏞
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之類乃樂之無聲
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氣
象非曾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
其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
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
載之下猶可想見况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
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

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為盖有曾孫以為之主也於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耆願老者之壽考無已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浹洽厭飲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德至於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倣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

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為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邊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發越著見邊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於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邊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繳前二章也室家之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復而不能已釐爾女士以以孫子漢唐晉魏

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唯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止爰方啓行統論二章篤公劉

止 鞞琫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三

章篤公劉止于時語 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

踳濟 俾筵俾几鋪筵几以既登乃依乃造其

曹曹造往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饗神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饗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

此固已開於五章篤公劉止幽居允荒其荒大山之陽

以居生之民蓋生齒也六章篤公劉止芮鞠之

益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

板 上帝板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

者有矣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

而無其實如出恤民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

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其言之善而行之

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諫告也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

民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凡伯謂我雖

與汝臣異事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爾

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監誦之時不敢與它人語
所可與語者同寮而已前二章已告厲王此章告
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亂世出一善言人皆笑
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寮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
可以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
弗從也又引古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小子
躋：老成者可與慮事後生輩自以為安匪我言
耄爾用憂謔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為古老我言
初不古爾却假憂顏曰可憂是謔我也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祀之尸
不敢出善言前一章猶自欲言此章不可言矣民
之方殿屎民方無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拯
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下天之牖民此章又
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實容易攜無曰益
連上文言天導民甚容易見成有此道理更不假
增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
邪僻也佞人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
為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
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
亂衆叛親離它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爾敬天

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則出話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為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謹戾之不得已爾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為事其視眈眈

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為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為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為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媿屋漏之理告之於乎

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
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菀茂也旬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
桑之菀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
厲王用小人以斲喪其基業亦如人捋采其桑葉
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
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露
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
雖為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庇小人雖止欲希爵
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

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萬資止 至今為梗
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
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
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
也當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
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
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
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莽
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
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

之服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為寶民則以為好
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
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
也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
而民既遭亂彷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
而不愛其身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
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 嗟爾朋友予豈本不
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為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
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 既

之陰女媧予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
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
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掇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為之也天為岐
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
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
之岐山也彼祖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
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為人
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
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

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紬
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々皆新事々有生
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
疾惡必欲戕殺翦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
如虵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看得
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巖我客戾止亦
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
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
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斃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
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厭斃又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其念々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
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
無怨惡不^平斃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斃懈倦之
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
也則可其意以為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
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為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
之朝不為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
知此則知此詩之意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三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四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于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

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
止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衰故使之相保：有二
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
義而言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
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
之遠近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葬百家之中或不幸
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
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為黨
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
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
黨為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
凶年飢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
千五百家則并井地必闕此或旱他處未必旱此或
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
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為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
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
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已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
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於五比而已黨正
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
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眾所

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于天府此所謂校其人
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
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
者從之于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閭民但不耕稼而
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
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
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
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
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

四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
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日散利二日薄征此兩者
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
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
之大綱既舉矣三日緩刑四日弛力緩刑謂民迫
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
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
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日舍禁平時所謂
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撤去藩籬恣民取
之六日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

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
昔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
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
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
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
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
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
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
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
矜至於姦人亦有同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
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
止亂之萌大氏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
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
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脈理皆自相應只去大
司徒上看未盡若編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
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
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
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遍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

有斟酌損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
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
徒如以上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井牧其
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為之防然一
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為之制曲為
之防須設官斟酌彌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
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
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
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
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
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
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
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工各守
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
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
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
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
又有重中之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
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

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媿惡而為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媿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媿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

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為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闈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

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媿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日至德以為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為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既有至德以為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為道本敏德則言以為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痒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悌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

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埽洒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彼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為甚久其條目為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為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它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有中者則教之以為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

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却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

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氏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使之祭於瞽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

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
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非如言著之
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
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
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
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
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何嘗做兩段須於樂上見
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
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
乎柔舊說以中為忠信之忠改此一宇緣是不識

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
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
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自可見節
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
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
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樂
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
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
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
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

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
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德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
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
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
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
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
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為入德之門先
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
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
都廢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
淫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
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如
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五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
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
曾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
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
理故是、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
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

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
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
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
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
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
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

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
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
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
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
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
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
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
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
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

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遊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偏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

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禮記者節節稱之如此大凡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唯其養得熟故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鄙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

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悌為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間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而稱以沽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母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

乃至乎再至于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母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蓋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祀及非載於祀
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
李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
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
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
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
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
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
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
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
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
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
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
蔬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
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

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心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為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惇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聞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

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博史
博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扣問從容
歎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
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
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
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
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
意想見五帝時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
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
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

治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
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歎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
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博尤有深意
大氏忠厚博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
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
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
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
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
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

豪釐之礎則外有豪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
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
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
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不敢五
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
方能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見得的當方可議
大學始教止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
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
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自

來為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
之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
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
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
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
為小大氏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
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
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
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
肆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者

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大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躡等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躡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

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畜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

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

物必有對

仁義

剛柔

少正

寬猛

卯見陽

貨去齊
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臣臣父父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

看見此與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盖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况明知罟獲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觀勉而自行坦

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况古人立言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能安心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耻近乎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

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

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

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

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

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

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

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

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五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六

門人集錄論語說

便指孝弟為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為仁也體愛親
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克之仁其可知矣曰為仁見
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為如何蓋不仁矣然則
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
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
書柱疾雷破柱而神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

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強似孔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氏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為
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為先

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
發其良心故皆歸於本然者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
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
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

害義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
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
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諫號泣隨之時是亦
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
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
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

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

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
即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
蓋為仁者也至於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
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
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
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
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
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
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
自然不見有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
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看若不曾著
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
足然又不可住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
要者又曰黨偏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
仁近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己之仁皆可
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放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曾子曰唯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顏子問仁孔子
既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蓋曾顏之於道
皆悟之者也曾子之言雖已悟而自有顏子之未
悟者在其中顏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已悟者

見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貴其不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
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
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
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
之而已胷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
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
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
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

未是切已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
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
一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
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
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我蓋當時
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
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
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
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
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正救救父母何怨之有
若如此雖瞽瞍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
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
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狠常
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
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彫糞墻不可朽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墻
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

而氣衰蓋當此時曾中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
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今吾於人猶言今時
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
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
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
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
此却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醯於鄰而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克此心

去足可為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怨自艾戚：不安為已切故
也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為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
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
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
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
之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聖人師弟子之

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其有不可得而親踈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因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教人心仁也

曾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却是說此三事觀曾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蘧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却是倒了

曾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復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

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
蘧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
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訊
話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
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
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
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
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
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弟子見
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
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
則必不能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
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
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
公子廣而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
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
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

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理也雖違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眾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氏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以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今人不辨得此多做強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闇：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曾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闇：而闇：與下大夫言不期侃：而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

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
先進之於禮樂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
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於老聃
問樂於萇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於不能也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
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
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
之亦當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隱於吾心有一毫

不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與此是聖門切己工

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眾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

問此則知遊息宴閒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

其德修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

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

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

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得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

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修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感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

須是時、點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舉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樸厚處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為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

者周衰治體不明雖孔門高第尚不能辨孔子特
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
識為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
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
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
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
而季氏所為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
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
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
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以此
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為國
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
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
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
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
身為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
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惰其業復衰
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
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
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為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為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蓋在當時克已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間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已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

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為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它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為多是以為不足為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為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

濁見蟾蜍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
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
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
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審
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
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
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
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
則揭言而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
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
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
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門進不
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歎惜之
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
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
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為美擇必
處仁大氏為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

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其二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而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一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訾長短則謔浪笑傲否則談閭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稟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修身

行已多少說謔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
處君子胸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
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
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
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
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
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如能易直正大
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
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
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
在大體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工
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
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
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
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
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
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已成物者至
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
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

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遜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已任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

所稟之薄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徼世人所見不明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熟擴而克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克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

當自勉而不可自棄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被暫時境界移換却如服良藥見其一時之苦澁而棄之不知後之有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然、人情好近損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下境界換了故人須是不為時下境界所移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者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諂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為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透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踈漏自然激發進步為學友此三等入安得無益友便僻、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無能為之人

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無能為之人處便入便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為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胷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遊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為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

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
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
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入天下之人
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
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
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
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

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
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
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
意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
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
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
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
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者孺
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
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訐以為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已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

此下闕四行

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為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